

使用興奮劑是公開的秘密

說句老實話，寫這一節我很猶豫了一陣子，我有些怕談這個問題。但後來，我還是寫了。

從六十年代起，興奮劑問題成了世界體育運動的頭號公敵。為一切正直的體育工作者們所不齒。

二十多年來，興奮劑像一條暗藏的毒蛇，無時無刻不在摧毀著人類的體育事業。為了杜絕興奮劑的使用以維護人道主義的尊嚴，確保體育比賽的純潔和公平，張揚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人們不惜付出昂貴的代價。僅舉一九七六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為例，用於興奮劑檢驗和性別檢驗的資金高達二百四十萬美元。成千上萬的不同膚色的運動員坦誠地接受了嚴格的檢驗，為了體育的高尚，也為了人生的清白。

早在一九六七年，國際奧委會即設立了醫務委員會，在重大的國際比賽中專門查禁興奮劑的使用，此後，查禁措施直至檢查運動員的宿舍和行李。一九六八年以後，國際奧委會又向全世界公佈了一系列禁用藥物的名單。

那麼，在中國體壇，興奮劑有沒有市場呢？

這個問題勾起了我一段灰暗的記憶。

那是一九七五年前後吧，我二十來歲，在山西加盟了一支青年自行車隊。哥兒幾個練的那份苦，現在想起來都出汗。教練是一位文革前的自行車健將，名叫胡庚炳，以長距離的公路項目見長，推行一整套五八年大運動量訓練的辦法。我的主項正是男子百公里或者更長一些的項目，所以這教頭把那點兒積聚全鏢在我頭上了，他那目光在當時的我看來無異於鞭子，最是抽頭。每天上訓練課，我一聽到院子裡的摩托車發動就來氣，知道他又要打發這幫人上公路了。遇到陰雨天，你聽吧，他早就發命令助手叮叮噹噹地去準備一大堆鐵疙瘩，要讓我們在雨地裡作身體素質訓練。反正你一連好幾個月別想喘過一口氣來。由於我是男隊隊長，還須以身作則，因而整天強迫自己在訓練課之前首先做一番關於意志品質的調整，藉以調動身體各系統快些興奮起來。久而久之，超負荷運動，全身深度疲勞，極難恢復。在七十年代中期，由於社會動亂，求學無望，所以運動隊裡加入了不少有知識有教養的家庭裡產生的子弟，一場文革，家境破落，大伙兒從小的理想都難實現，就紛紛跑來幹體育以實現自我。這些人共同特徵是不古板，點子多，文化素質比較高，個性強。所以曾經聯合起來向胡教練「鬥爭」，罷過幾次工，暗地裡給他起外號叫「胡日鬼」。有一回又罷工，集體躺在宿舍裝了病，他的摩托車在院子裡猛轟油門良久，沒人出來站隊，他急了，吼我的名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強

國

夢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內幕

群眾基礎，多少朋友等待著我們勝利的消息。一些女孩子之所以許久沒來我們的駐地，就是因為她們怕影響了我們的訓練，到時候出不來成績，她們在期待著我們凱旋的那一天。

沒有別的辦法，別人吃，我們也吃！

從這天起，我總是胡亂應付一番訓練，抽出時間來跑出大院，去聯絡外頭的哥兒們，趕快給我們買藥！七八條漢子等著呢！

晚上，別人都睡了，我把床頭的燈摺疊好，仔細地研究那點兒少得可憐的有關興奮劑問題的資料，回頭再講給伙們聽。

沒想到，不讀資料不要緊，越讀越害怕：一九六〇年，羅馬奧運會，荷蘭自行車騎將克魯特，服用興奮劑，死於征途；一九六七年，法國自行車大賽，英國主力辛普遜，以同樣原因倒斃沙場……

字，我捂著肚子慢吞吞出來，等著挨訓，低頭等了半天，他卻沉默著，等我偷眼看他時，我怔住了，胡教練的眼眶紅紅的，浸滿了淚水……他指著我，我向西省男子一百公里普通車最好成績衝擊呢？

接著又練，大賽日近。哥兒幾個實在招架不住了，晚上躺在被窩裡破口大罵「胡日鬼」，整得我們快死啦！——我就是這樣的情況下，第一次聽一個醫生的後代談起了興奮劑的使用，同時有一位工程師的兒子揭露了其他隊的運動員在創造好成績的時候使用了藥物——「就像機器一樣跑！」

我一下子沒了心動兒，洩了氣，原來是這樣！太不公平啦！這半年豈不白白灑掉了我的汗水？我記得大伙兒全從被窩裡坐了起來，打開燈，氣得呼呼地抽煙：「明兒不練啦！」再練也贏不了機器。

然而我們是渴望勝利的，山西省的自行車運動有

我們沒有經驗，整天心裡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求救於胡教練。

在一個秋雨連綿的夜晚，我靜靜地躺在床上，腦子裏浮現出背誦了幾百遍的那個紀錄：男子一百公里普通車。最好成績三小時七分。創造者太原市文加寧。文加寧我不認識，他創造了這一戰績之後，光榮地參加八一隊去了。我想著想著，為我熱愛的自行車運動第一次流下眼淚。

我們就要奔赴賽場啦，興奮劑還在摧殘著我的身心。

據我所知，當時山西的幾個隊中，包括我本人，已有好幾位運動員具備了開掉這個紀錄的實力，但是，興奮劑三個字，一次又一次地襲擊著我的意志。最大的擔心就是：別人用了，我沒用，而如果用，又危險。

次日，工農兵學員、兒時的朋友、學醫的「長毛」

沒敢多吃，只在臨賽前吞服了三、四片。腿做機械運動，緊著調整呼吸，漸漸地逼的選手，變速，開掉他！大約半小時以後，我卻感到了一種不適，胸悶，大腿的肌肉仍不行，氣不夠用。頓時，無形的恐怖感籠罩不是要出事？耳畔的風聲呼呼地颯過，裡一片混亂，各種戰術意識蕩然無存，只正當的運動極限，本應按照平時訓練的方法頂過去，就會好的。但在當時，一切全亂腦子裡很不清醒，時速忽快忽慢，當我又名選手之後，卻又感到了絕不應有的出現這時，我想起騎行服後袋裡的茶丙胺，力放在一起，正在敲打著我的臀部。我意次服用茶丙胺的時候恐怕是到了，吃還是的思想在激烈地鬥爭著，右手伸到背後的摸著了那小紙袋，我又放下，選擇了巧克力我沒有膽量再吞服那小小的白片們，因為克魯特，想起了辛普遜，想起了他們倒在史照片……於是，我在興奮以後導致過早我盡了全力了。

非常勉強地衝刺以後，我心事重重地遠處，生怕聽到宣佈成績的聲音，我倒在草喪極了，心裡非常難過。



。的平水高提藥吃有也手選陸大，吃手選國外，遠更得深，快更得跑以可藥吃！吧吃▲
(報畫育體自取祥嘉蘇)